遥远的造纸记忆

■金 洁

日前，我与瑞安作协同仁前往芳庄采风，看到600多年历史的“六连碓”。看着熟悉而颇具年代感的水碓，我的眼前浮现出关于造纸的一幕幕情景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的童年时代，我有很多时间是在南坑姨妈家度过的，其间就见识了纸农造纸的全过程。



芒种前后，纸农上山砍竹，每根竹子大致截成1.5米，劈开，捶打，然后放在水塘里用石灰水浸泡，这叫“腌料”。

几个月后，取出腌制充分的竹料，挑到水碓房里捣碎，这叫“捣料”，这是最耗体力的一个环节，碓头一起一落，捣料人弯着腰，全神贯注随着节奏将舂到外面的竹料拨回石臼。因村里不少人家以造纸为生，而水碓很少，只能轮流使用，通常一户人家一次轮一天一夜。轮到的自然充分利用，争分夺秒，于是水碓日夜运作，捣料人一刻不停地伺候着，如此机械而又反反复复，总算将竹料捣成泥面状。

把捣烂的竹料倒在小槽里，调配适量的水，然后挽起裤腿在里面来回踩踏，使之成为纸浆，这叫“踏料”。每当姨父他们“踏料”时，我也不甘落后，总是不顾大人阻止与呵斥，脱掉鞋子就往小槽里跳，帮忙也好，添乱也罢，愣是把那小槽当成嬉戏玩耍的乐园。

接下来，将纸浆倾倒入纸槽，放进足量的水，用槽耙来回搅拌，就进入捞纸程序。用细竹帘舀起纸浆，抬起竹帘后，上面就有一层纸膜，把竹帘倒铺在压榨板上，然后小心移开竹帘，这层纸膜便落在板上。如此循环，慢慢堆叠起一人来高的纸膜，用“压排”排出水分，成了纸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捞纸时轻重拿捏很重要，捞得轻纸会太薄，捞得重纸又嫌厚，完全凭经验。冬天天气寒冷，纸槽里水温低，捞纸时双手冻僵了，可吃苦耐劳的纸农总是咬牙坚持。

将纸垛挑回家后，便进入分纸环节。先对着纸垛边角用拇指指甲抠起一点点纸头，用拇指和食指夹住，再辅以另外几个手指，顺势慢慢往右前方掀，然后停住，重复前面动作，等掀出10来张纸后，双手并用将这一叠纸拉出，放在旁边木凳上。

姨妈和几个表姐妹是家里分纸主力军，每见她们一边闲聊一边动作娴熟地分着纸，我就特别羡慕，也嚷嚷着要插手，可她们就是不让，于是我瞄准时机趁她们上厕所之际偷偷来几下，可每次不是把纸张掀破就是两张粘一起了没分开，只好悄悄把“罪状”消灭在废纸篓里以“瞒天过海”。

完成分纸后，纸农便把一叠叠湿纸挑到离家不远的后山晾晒。要是遇上天气突变，眼看就要下雨，就得全家出动抢收，有时左邻右舍也会主动帮忙。把晒干的纸一张张揭开整理，每一百张称之为“一刀”。至此，从砍竹到成品纸，纸农经历的艰辛不言而喻。但所有辛苦和劳累都在卖纸换取一沓沓钞票那一瞬间烟消云散。当时的纸行设在湖岭老街，姨父和村里众多纸农结伴而行，一次次翻山越岭把纸挑到纸行卖掉，然后喜笑颜开把生活必需品买回家，同时也将美好的生活希望带回家。印象中，当年姨父一家生活相对比较富足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造纸这一古老行业。

如今，这一古法造纸早已淡出人们视线，曾经与纸农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碓也早已风光不再，我的姨妈姨父已于几年前离开人世，但我忘不了纸农造纸的点点滴滴，忘不了小时候在姨妈家度过的快乐时光。

因祸得福

■周坚建

与马兄同游海南归程，在赶往机场途中，他突然在恍惚中惊醒：“我的小背包呢？这了不得，先不管钱，没有身份证就上不了飞机……”可是时间太紧了，来回跑至少费时一小时，折回来再登机很可能就成问题了。司机东北人，善解人意，掉过车头开足马力火速送我俩“回府”。

一回宾馆，我俩跳出车门，直奔房间，七手八脚翻弄一番，就是不见小背包，莫非……正当马兄愁眉紧锁时，他突然想起此包早在一天就被放进行李箱。虚惊一场换来一阵冷汗是小事，只是徒增司机赶路难度。我们又是给钱，又是打气。司机趁天刚破晓，避闹市，抄小路，算是及时把我俩送到领登机牌入口。

起了大早而赶了晚集，此时能登机就很庆幸，谁知机场居然给了两张头等舱的登机牌，而且没加价。上机后，只见仅8个宽敞座位的头等舱，我们占了两位。先是美丽的空姐彬彬有礼点头示意，接着跪着递上红色棉拖鞋让“贵宾”换鞋，一会儿贴着耳边柔声细语问道：“先生，等一下用餐，当您睡觉时，我们可否叫醒您？”

我回答：“没有关系。”

她又问道：“您现在需要喝点什么？是绿茶？咖啡？还其他饮料？”

一连串的贴心服务，顿使我们受宠若惊。再过片刻用餐了，递上滚烫的湿毛巾后，两位空姐轮流给8位“贵宾”一一摊开洁白的台布，然后给每人端上托盘，上置五六种花样食品（粥、小馒头、酱菜，油炸的鱼类、几种水果）等；还有裹着的小布包，那是餐具，调羹、刀叉与一双精致的筷子。这双筷子专门配有一对一寸多长的筷头，拆包后由自己拧上筷子使用。她们收拾筷子后会分别处理，一寸多长的筷头被拧下来后准是作废弃处理，显然这是为卫生起见。我一介草民，被奉为如此“尊贵”，如要我自己掏腰包买这个头等舱可是舍不得的。

下机时，我与马兄调侃：“今天享受如此殊遇，说来道去还要感谢你呢！早上要是没有你这番折腾，我俩早早赶到机场，哪能轮到入坐头等舱？因为登机人多，经济舱全满了，才给我们这稀有的‘贵宾座’。”

上班遇囧二三事

■陈映芳

终于要正式上班了，一大早我打起十二分精神，整装待发，九点准时到达，可心弦一直紧绷着，兴奋又紧张。

一

来了一位顾客要购买两种型号的墨盒，需去仓库拿。姐姐给我一连串字母和数字。我立马高度紧张，记着这些陌生的数字，生怕就十米开外的距离也会忘记。于是，我快步走的同时，念经般反复记着那串数字和字母。

出店几步路遇见一熟人打了声招呼，那串数字却倏地不见了，就像走路绊了个脚，把手里的东西摔了出去再也寻不回了。我顿时慌了，心跳加速，竭力搜索，但不能让顾客久等，没办法，只好红着脸折回再问姐姐一次。

这次我学聪明了，我把它录在自己的微信里，快马加鞭，迅速返回，顺利完成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！

第一天第一单生意我就出丑，真是蜗居太久脑袋瓜子发动机跟不上了。

二

一对夫妻进店选购笔记本电脑，我热情地介绍起产品。当他们问我型号、配置等专业问题时，我心里咕咚一下，虽然击中我的要害，我无法随口给他们介绍，但我庆幸姐姐之前教过这些基本知识，它就在电脑的计算机属性里。

于是，我马上开机让他们看，谁知笔记本电脑反应如此快，开机只需一按即可，我却按住几秒钟，瞬间就变成“开机”“关机”了，所以屏幕出不来。在他们的灼灼注目之下我手发抖，手心出汗。等我慌乱中领悟，显出屏幕之后，我就着手打开计算机属性，可是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，在家用惯有线鼠标，现在用的是无线触摸鼠标我很不习惯，指示标不听使唤，在屏幕上乱跑。急上加急，我脸红得像炭火蒸着，还好低头对着电脑，顾客看不见我的囧样。

好不容易点开了属性介绍，那对夫妻顾客却丢来一句，“反应这么慢呀”，转身走了。一语双关，顿时我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，羞愧地捂着滚烫的脸。

三

一天，来了一位国际友人，我用蹩脚的常用英语把她招进店来。

她指着电脑，叽里呱啦说了一堆英语，于是我拿来几款笔记本给她看牌子和配置，可她连连摇头说“NO，NO”，可还是指指电脑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，又猜测着推荐许多产品给她看，她还是摇头。她说的一串饶舌英语，我听着就像快进的磁带声，而我夹生的特色本地英语，我想她也是一团浆糊吧，我们相互都很努力但始终在平行线上，根本没有焦点，真是鸡同鸭讲，鸡飞鸭跳。

于是，我们用肢体语言比划了半天，最终我才知道她要的是电脑配件，四孔转换器。终于她兴奋地叫着“Yes，Yes”。

她开心地付了钱，然后跟我说了汉语第三声的“再见”，我也对她说“See you later!”

她走后，我们望着一桌电脑产品仰面大笑。

